

天一生水

天一阁——江南士子的精神家园
Tianyi Pavilion Album



王利勇 摄影编撰

Photographed & Compiled by Wang Liyong

天一生水

邓伟志



——江南士子的精神家园

王利勇 摄影编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题字：邓伟志
责任编辑：姜俊俊
摄影编撰：王利勇
装帧设计：紫 东
平面设计：屠 芝
督 印：梁 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一生水：“天一阁”江南士子的精神家园 / 王利勇摄影.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
ISBN 7-5325-3243-7

I. 天... II. 王... III. 藏书楼—宁波市—摄影集
IV. G259.258.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5335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特别声明：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单位、组织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翻印、转载，违者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天一生水》

出版发行：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 址：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 编：200020

制 版：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

开 本：1194 × 889 1/20

印 张：5.2

字 数：1.8 万字

图 片：92 张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5325-3243-7/J.174

定 价：168 元

目 录

《天一生水》影集序	2
引言·回到从前	4
明州古风	7
天一生水	23
江南怀古	61
余音绕耳	81

《天一生水》影集序

邓伟志

反复端详了王利勇先生的影集《天一生水》之后，我想了很多。我是很爱欣赏摄影艺术的。摄影是无声的音乐。为了欣赏摄影艺术，我还订阅了《中国摄影报》。不过说句实在话，正如《中国摄影报》经常指出的那样，有些报刊上的照片并不怎么吸引人。不仅不引人，而且有时还惹人生气。

照片是时代的写照。照像机的镜头对着谁，从来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镜头对准泳装、对准三点式，在一些地方是摄影的时髦；镜头对准豪华别墅群，对准明星，也是当前一些摄影师们正在赶的浪头。可是，王利勇先生出手不凡，竟把镜头拉向了比较幽静的书院。这是很可贵的。

现在，很多地方在讲“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这，决不是偶然的。“知识经济”，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进入知识的海洋，掌握丰富的知识，占领知识的制高点，在知识经济

的大潮中取胜。信息时代，信息层出不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懂得占有信息，优化信息，加工信息，从而站在信息时代的最前列。

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今之社会应当是“学习型社会”。学习应当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的共同任务，首要任务。蓝领应该学习，不学习就会下岗。白领也应该学习，不学习就不成其为白领。青年人正处于长知识的阶段，应该学习；老年人只要有一口气，也应该学习到老，坚持终身学习。多少年来，人们对幼儿都用“学前儿童”说法。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严格地讲：是错误的。“学前儿童”就不学了吗？不是。“学前儿童”无时不学，区别是没有进校门而已。因此，在我这篇《序》里，呼吁社会各界把“学前儿童”一说，改为“‘校’前儿童”。不知同仁们意下如何？

现在，还有个习惯：一提学习，就是看报、看文件。报纸、文件固然要看，然而远远不够。看报、看文件只是一个方面。学习，主要的是指读书。书的特点是两方面：一为系统化，二为有深度。系统化是逻辑严密，一以贯之，不可以自相矛盾，不可以“初一、十五不一样”。所谓“有深度”，是指点到了本质，找到了规律性，而不是浮在表面上。书，才是“学习型社会”的基本教材。

王利勇先生来自内蒙古，年纪轻轻，完全有条件干点别的行当，赚几笔大钱。可是他不。他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钻进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影集形神统一，意境深邃，充分展示了书的魅力，书的力量。这就是我乐于为之序的支点。

2002年4月25日于天纵书洞

Preface

Deng Wei zhi

I have appreciated this photograph album for more than one time and that makes me think a lot. I love photography. It is like soundless music. That is why I subscribe to the Chinese Photography Magazine. However, there are the good photography and the bad photography. In fact, some photographs are unpleasant instead of appealing.

Photographs are accurate records of life. Who or what the camera focuses on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issue. Pointing the camera at girls in bikini, grand houses, celebrities or whatever of this kind is the current fashion. Unlike this, Mr. Wang Liyong photographs unusual subjects in a very unique way — he tells the story of an ancient library and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China by the pictures.

Learning within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is now on the increase and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It is necessary to be up-to-date with information in this age of knowledge.

So, we can say that today's society should be a 'learning society'.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should make learning a life-long task. Both blue and white-collar workers, however old or young they are, should keep learn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lace in the workforce.

It is incorrect to say 'pre-school' which sounds like no learning has taken place before one enters school. Learning takes plac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school.

It's common for people to regard learning as reading newspaper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Of course this is not enough. Learning involves lots of systematic reading in depth instead of superficially.

Mr. Wang Liyong is a promising young man from Inner Mongolia. He could have pursued a more lucrative career. But he loves his photographic art and chose a less materialistic life.

His photographs of the 'Tianyi Pavilion' highlight the theme and charm of books. That's why I'm glad to write this preface for him.



对有些古老的时尚我至今不解，虽然我一直是，而且似乎永远是生活在前人时尚遗风的边缘。我徘徊在现代与古老之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沿着时光的方向不断改变。我透过镜头观察这世界，仿佛过去的景象一直都在，从未离开。

透过镜头常有异样的感觉浮现。森严的摩天大楼下是青砖黑瓦，镜头一调已是英吉利的炮火，再一调是范钦藏书天一阁。天一阁建成之前是朝代更迭、战火纷飞。顺着飞矢的方向我看到河姆渡的茅屋，奔跑的原始人孔武有力。再往前是一片洪荒……。我把焦距重新调回到天一阁，一切已非从前。

爱因斯坦说，只要能够达到超光速，那么倒驾时光就一定能够回到过去。作为一名摄影师我相信，如果遇到1566年的光线，它也一定能在我的胶片上成像，那么未来与过去将会擦肩并行。

于是我看清了一切。小姑娘在看我的摄影集《天一生水》；老太太们在天一阁外练太极剑；游客在范氏故居悠游，轻轻呼吸着阁前那棵香樟树酝酿了四百年的清香；飘然间，已是民国，穿长衫的绅士们将尊金阁迁入天一阁后院；破旧的天一阁对面秦氏族人正坐在自家祠堂的戏台下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转眼间范氏家业渐已衰落，拖着长辫子的子孙们依然遵从族规分房掌管着书楼的钥匙；快门掀下是陈鱼门正陪着洋人玩他新发明的玩意儿——麻雀；眼花缭乱间太平军攻陷宁波，一群贼人闯进天一阁，藏书被盗；1841年，心头一惊，英吉利人攻陷宁波，冲入天一阁掠取舆地书数十种而去；惊异中乾隆皇帝钦赐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范氏门庭若市；乾隆皇帝诏修《四库全书》，范懋柱顶着族人们的压力进呈藏书700余种；八十多岁的范光燮带着年过半百的黄宗羲登阁看书；眼睛

一亮，范光文指挥能工巧匠用海礁石在天一阁前堆出九狮一象、牧人放羊、福、禄、寿形；范大冲刻印《新语》，校刊父亲的遗著《天一阁集》，与弟媳争执着藏书的归属；快门再一掀是范钦正在新建的藏书楼前捋须踱步；凝神静观范钦与丰坊研习书法，临摹《兰亭集序》……。

1566年中秋，范钦，屠大山、张时彻三位先后归里的司马泛舟月湖，湖中画船荡漾，楼轩灯火辉煌，芳草洲畔美女如云，芙蓉洲上笑语盈盈。舟中司马饮酒赋诗“……杯行天上酒，人坐镜中波……”，身旁优伶犹抱琵琶半遮面唱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波光月影里，灯火阑珊处，那袅袅的歌声渐隐散去，我已陶醉，回到从前。





四明伟观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

世君问宁波风土

明·吕时茂

越绝饶山水，古今文物稠。
三冬无积雪，十月尚余秋。
风雨无归处，家乡在尽头。
出门车马少，到处泛三舟。
石头古城市，城下绕沧波。
大屋空如谷，小船尖若梭。
山深宜鹿鹿，潮满制鼉鼉。
距海五十里，生涯海错多。
淹淹梅雨后，卑湿用楼居。
有地俱成稼，无人不读书。
香多吸老酒，鲜极破黄鱼。
顿顿新粳饭，先将赋税除。
儿童养鹅鸭，蔬果足山家。
赤午耘耘稻，清宵妇缉麻。
烝尝先敬慎，婚嫁稍奢华。
长夹民皆畏，无烦刑法加。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
玉版春肥笋，瓷瓶雪醉蚶。
堇山足灵气，慈水供余甘。
窈窕千峰处，幽踪日可探。

礼仪之邦，诗僧巧戏含春

含春，姓柳氏，书香门第。年十六，患痘，瘁于月湖关王祠而愈，因绣幡往酬之。一少年僧，窥柳氏之姿而悦之，因其姓作戏语曰：「江南柳，嫩绿未成荫。攀折尚怜枝叶小，黄鹂飞上方难禁，留取待春深。」

女甚慧，闻之不胜其怒，归告于父。父讼之于方国珍，时国珍据明州，捕僧至。

问之曰：「何姓？」

对曰：「姓竺，名月华。」

国珍命以竹笼盛之，将投三江浮桥急流中，

又曰：「我亦取汝姓当作一偈，送汝归东流。」

吟曰：「江南竹，巧匠结成笼。好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

僧哭诉曰：「死即死，再容一言。」

国珍颌之。

僧曰：「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照东流。」

国珍知其名为答，大笑而释之，且令蓄发，以柳氏配为夫妇。









月湖虹桥观竞渡

清 徐故鼎

湖上游船似转蓬，湖边歌舞太平风。
长虹半落青天外，画桨平分碧玉中。
何处饱看秋水阔，谁人夺得锦标红。
斜阳漫下涵虚馆，箫鼓迎神曲未终。

端午之龙舟，八月十五之中秋，天下皆然。唯四明则以十六为中秋，以中秋竞龙舟。其龙舟也，因以金漆画龙头、龙鳞、龙尾于船身，故又称画船。每舟配划手一十二对，鼓司船头，锣居中，舟尾舵手，共二十七人。划手穿一色坎肩，包一色头帕，舟上配以龙旗、红绸、剑标。竞渡者以宗族为派，外族不得介入。竞渡前，必先祭神，爆竹迎画船至月湖，画船拖河台戏缓行湖边，以娱游人。竞渡时，鸣号为令，锣鼓助威，湖畔游人喝彩，蔚为壮观。夺得锦标旗者，胜。胜者奖老酒数坛，以大碗争强饮之，热闹非凡。如今“南郭中秋斗画船”，“家家十六看龙舟”的盛况已不复存在，古老纯真的风俗礼仪也已淡忘，鲜为人知。

日湖·月湖

宁波，越王勾践之地。古称甬、鄞、鄮、句章。唐开元二十六年（837）立明州，唐太和七年（833），鄮县令王元玮筑它山堰引水至明州甬日、月二湖。

日湖位于天封塔与延庆寺之间，与月湖相映生辉。湖畔亭榭错落，荷蒲送风。沧海桑田，河道淤积，居民填湖建舍，至清咸丰三年（1853）时仅剩一小池塘，今已不存。

月湖古有十洲，东三洲曰菊花洲、月岛、竹屿；西三洲曰芙蓉洲、雪汀、烟屿；中四洲曰芳草洲、柳汀、花屿、松岛。洲上有红莲阁、众乐亭、湖心寺等。

南宋著名藏书家楼钥筑东楼与史守之的碧芷并峙月湖两岸，史称“藏书之富，南楼北史”。宋末元初，王应麟于日湖畔筑汲古堂藏书；袁桷筑南园聚书数万卷。明嘉靖年间范钦于月湖之西筑藏书楼，名天一阁，并凿天一池，池水与月湖相通。清乾隆年间全祖望藏书月湖畔双韭山房。晚清徐时栋聚书月湖烟屿楼。